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六百九十九號

（今日出版一張）

地址 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第一院
電話 東局一千零七十二號

報費 每份銅元一枚每月自取一角五分派送一角七分外省三角（郵費在內）郵票不收

廣告費 用五號字七日以內每字八厘一月以內五厘長期面訂五十字起碼封面中縫加倍

（本日要目）

▲中國日本美術分期史（十七續）
▲孟子底政治哲學（一續）
▲西洋史教授法之研究八

一一八二頁

……九、九、十三。

。特此通告。

九月十六日

。通信處：琉璃廠高師附屬中學校內少年學會

●教務處注册部啓事

自九月十七日起、關於轉學、旁聽、請假、休學、復學、改部、改系、請發證書等事。均歸注册部辦理。凡校內外學生諸君有以上各事者、請逕赴注册部（在第一院第二層樓西截）接洽爲要。

●張大椿啓事

本校月刊第八期由部人編輯凡投稿諸君請將稿件送至第一院月刊編輯所轉交以便彙編

九、九、十一。

●平民夜校鳴謝：

▲巫啓瑞先生捐贈 學生雜誌五册 中國歷史一册 金銀島小說一册 修身教 書一册 西洋史二册 ▲范鴻劼先生捐贈 中學國文教科書四册 ▲蘇芬先生捐贈 教青年二本 工學四本 少年中國一本 江西二中週刊三本 東亞各國史一册 閩星一册 民風一册 光明一册 ▲楊鐘健先生捐贈 五七紀念一册 倭禍一册 英文雜誌附錄六册 青聲週刊八册 新生活一册

九、九、二一。

●鍾少梅啓事

暑假前在中央公園歡送留學歐美同學的像片、（號碼二二一三三）同學有願加印的、請各人自到廊房頭條同生照像館接洽。（可以八折計算）此啓。

九、九、二一。

本校布告

●教務長布告

茲依教務會議議決案定于本月二十七日開課所有本科選修功課事項組一組二學生親到第二院教務課選定組三組四組五學生親到第一院註册部選定勿誤此布

九、九、二一。

●總務委員會啓事

各部主任公鑒逕啓者本會因有要事待商定於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下午二時在第一院總務處開會務祈 先生準時蒞會爲盼此頌 公綏

九、九、二一。

●馮祖荀啓事

預科乙部數學教員諸公鑒本星期五日（二十四）上午九鐘在第二院舊校長室開乙部預科數學教授會商議課程及課本屆時務乞撥冗出席爲盼此啓

九、九、二二。

公牘事由

●文牘課九年九月十五日收發文件事由單

▲收到文件共三件 一、教育部普通教育司送填就全國中學校調查表函。 一、文官考試事務處請檢送發給應考各生證明書式樣函。 一、文官考試事務處請暫借各項專門科學書籍函。

▲發出文件共九件 一、呈教育部本校蔡校長請給假赴歐美考察教育並請派員代理文。 一、致教育部請發給陳教授大齊留學川資及治裝費函。 一、致郵務管理局請分讓格蘭姆桦一架函。 一、致北京電話局送將杜[illegible]先生住宅電話裝設費函。 一、致校務討論會送應請勳章各教職員清單及用煤總數清單函。 一、請張乃燕先生爲本校講師聘書。 一、請張貽侗先生爲本校講師聘書。 一、請江履成先生爲本校講師聘書。 一、請呂髭南先生爲本校助教聘書。

本校瑣聞

第三院本科政治系三年級學生耿劍彤函請休學一年已准

雜錄

●中國日本美術分期史

ERNEST F. FENOLLOSA著

（十七續） 李四杰選譯

中國是時、欲恢復元朝所反對非孔的、即南方的思想、勢已不能。蓋其理想之遺留於明者、不足抗外來之壓迫。即在千四百二十一年、決定舍南方揚子江流域之都城、而遠遷於東北胡人曾都之北京、是明初文藝復興之望已紀。北京除金人與蒙人以外、固未嘗爲中國人建都之地。此地無關於藝術之碑誌、及古人書畫珍藏之所。其人民大半爲韃靼種。蒙古短祚所遺赫奕之故說、皆爲物質的、而乏理想。因此之故、北京固保守儒生努力之善地。彼等於

北宋、已立其基礎。其思想雖爲南宋人所反抗、乃一躍無碍而托於韃靼人之馬首、導其外來主人以治略。然而蒙古人、滿州人、皆預爲洗耳以受儒生及基督教徒拘虛之教、盡棄釋道之理想。此種理想、固中國思想界之中心。一旦棄絕、誠可異矣。儒生所效之忠誠、最堅决之希冀、爲欲納中國人於道德之途。凡風俗藝術以至思想、皆須遵循古人已定之公式。若輩思想、皆爲一致。至其標準、不爲內視的、而爲籠統的。其文學之觀念、不過根據字典。若輩所痛惡者、厥爲人類自由之表現。其畏自由之思想、視爲異端、儼如十八世紀新英侖加利非尼（Calvinist）教徒然。謂人由神恩、始能得救。其次所效之忠誠、爲欲收集一切地方政權。細以薄賦稅爲餌、以立行苛暴之端。故近世中國儒生組成之政府、乃一陽淸而陰濁之政府。爲一專擅之桎梏、較湯米列之桎梏爲尤緊。（Tammany爲紐約一市之政府、以汚濁著名、）其視湯米列政府尤惡者、蓋湯米列政府人人知其汚濁、尙無僞善之面具。而中國之政府、則時時以寬大自鳴者也。考今之伍廷芳博士、頗有改革之志、而力有未逮。中國官僚、皆人海中之老人、諂諛圓滑。無論置之何地、皆能排除衆難而生孔自如者也。當此種陰險卑鄙之徒、假藉孔子之名義、盤然生息人間、次第染於中國人心、則爲害之烈、不可言狀。王安石知之、故當千（六十年、奮力與之決鬥、以爲不撲滅此輩、中國將一蹶不起。故終宋之世、皆爲中國人與結晶之專制政決鬥之劇烈時期。僞儒得勝、故其末來罪之非之、不遺餘力。中國今日[illegible]特以自家之物、皆其殺中國之[illegible]、其死無聲無臭。而制命之禍、

則毫不動聲色者也。人性一旦變爲奴隸、則誠永刦不復、若山之石骨朽壞、則托於山上之城池必毀。今之中國已朽壞矣、則寄於中國之滿廷、其毀可坐而待。滿廷既毀、則保守謬見之儒生、勢必衰微而自滅、然後建立新中國。世之人當承認此新中國之基、實遠建於宋朝。

然則近世之美術則如何。儒生對於明初、無論何物皆惡之。杭州畫術、若輩以敵旗視之。其政策中有一部、專以詆譭宋藝爲事。一面排斥夏珪茂濟之畫法。一面自倘一派、以爲替代之物。故於明之下半世、極力提倡儒流藝術之淺陋畫派、傾軋杭州一派、果做成功。儒流藝術、卽所謂文人畫。乃野蠻之韃靼、及西藏佛學、混合韃靼之寫眞、及韃靼粗鄙之飾物而成。終淸之世、皆爲此派之勢力。

號稱全國之新色采、謂在明朝自成一派之儒生藝術則何如、此特傳聞之辭耳。若輩固不能倘學孔子。孔子之時、無所謂藝術。若輩但於明前之元朝、搜羅文人一派。其派立於寫眞及宋派之間、卽所傳米元章父子蘇東坡及 Bunyoku 四人、重意略形、糢糊自在之烟雨山水耳。

此派脫略形體、揮掃無碍、專以意勝。其見重士林、蓋以其單簡純潔、能將古人言性之詩、灑然寫出。其情形有如Shelly曾爲雲霞之詩、後之詩人、必寫雲霞方被以詩人之名。此派初由元人學米家父子而來。明之自稱愛國者流、以爲宋之畫派、皆偏於王安石。因惡王安石之故、必擇其與王安石反抗之流、如米元章蘇東坡等之畫學之。

明末畫家作者、多創此說、謂眞正之中國美術、當祖述元派。於是新歷史家、新掌故家、新批評家、相繼而起。此派議論之有勢力、若法人當時之謂畢魯克（St. Luke）爲自在美術者相同。其中以董其昌爲領袖。董其昌之說出、中國思想爲其所蔽者、蓋亦夥矣。其昌以爲學步宋之米元章尙爲不足、必遠溯唐之王維。蓋王維實以詩人而從事山水畫者也。然後加此派畫家以南派之名。意殆謂風景詩與山水畫、實以南方爲策源地。王維之外、並遠紹陶潛。其意蓋欲使中國一切自然之進化、皆出於若輩一途、卽儒流一途也。與此派對立者、其昌以之屬於北派。蓋馬夏曾隸宣和、爲徽宗所養成。其昌謂此種人原無理想無精神、但以要取君恩爲事。當於精神之獨立畫家、爲非隸畫院者、爲好學深思之士。惟非儒流、始以作畫爲業。所謂儒家之詩若畫、僅供游藝耳。最後其昌本其藝術之智識、命南派爲文人畫。然僅明末儒流之作、與近代畫學有密切關係。唐宋文人之作、實與風馬牛不相及焉。

近世中國藝術史、其作者議論之謬誤、甚爲詫異。若輩公然自命爲南派。不知眞實南派之梁與宋之杭州、爲佛禪之中樞者、乃若輩之勁敵。中國畫派之總滙、實發源於南方。但其產生於王維與道元李成郭熙與夏珪者、其人或爲南或爲北、而其畫法實皆與董其昌相左、卽其昌所輕視爲北派者也。卽北宋徽宗之所以見稱、亦因其本於南派。如其昌之論、其所謂北派者、實爲南派。其所謂南派者、實爲北派。蓋皆[illegible]京儒生之作也。其者其昌[illegible]斷之[illegible]、[illegible]米元章固[illegible]自創一格。然未[illegible]爲其同時之儒流所重。自元朝以前

、亦未甚於米畫自成一派。元章朋黨、如蘇東坡等、其畫法雖與郭熙李成殊跡、然謂其與元章合致、則毫無根據。蘇米等之與郭李異者、特米等爲積學之士、所作畫題、極有限制耳。東坡之竹、與茂濟馬遠以及其他南宋畫家所作、亦無甚差別。其實則文人畫三字、適足以表畫之弱點、爲自詡之語耳。

文人之畫、多爲幻想的、抽象的、而少直見之印象。譬之吾人於科學所畫之馬下、直書其名曰「馬」、不問其果類馬與否。在文人心思中之所謂畫、蓋僅視爲意思之符號、有如變形或別體之字。至於創造之初、所存之一切理想、皆不過問、並亦不知之。故其思想、若近世藝術之教科書、爲機械的。

然則是說所謂南派者、實有其證據。吾人欲從而否認之、其又何辭。曰是不難。請讀者少安毋躁、其證據固可以人爲者也。所謂古畫、皆由臨摹而得。爲是說者、不防重臨。而於臨摹之時、略出入其意、使合於所謂文人畫之格式。然後足發古之名畫家、皆文人派矣。余意非謂皆此意之畫家盡皆作僞。但誠實之流、臨摹古人時、又人以文人之說。遂若崇效法古人、但臨大[illegible]、而不必一一與古人貌合。只將古人之意、播之新法之中、而自創一格。如外國譯者、譯本國名家之詩、雜以外國之思想、固無害也。換言之、卽擇古人之畫、凡有合於新論者而臨之耳。故今之畫、皆爲文人畫。略無體勢。草率不堪。其所重臨古人之作、於硬精神之處、既略而去、所餘僅精神塗草之迹。故今之所謂[illegible]號稱臨摹古人者、如當時學字者之臨帖然。[illegible]其中尙見奇特之氣、爲一

●學生儲蓄銀通告

種無印象之走筆、與古書略無似處。間有一二、似元人之作而已。此如希拉祭詩之作者、刊落相傳之訣、而自出心裁。謂其所爲詩得古人亞培爾與巴勒修之遺範；豈非誣古人之甚者耶。

(未完)

●孟子底政治哲學(一)

(一續) 政治學系二年級生陳顧遠

任啓運對定王三十七年說、也駁道：

「孟子譜」云：…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按「竹書」周定王止二十八年、一誤也。定王有己亥、無己酉、二誤也。謂生于定王之己亥、則孟子壽當一百五十四、尤必無之事也。』 (四書約旨)

這一說比以上各家、似乎可靠多了。然己酉兩字底根據、原是由「孟子譜」來的、這說對「孟子譜」固然有較正底功勞；對孟子底生年底推定、依舊沒多大底供獻；因爲「孟子譜」自身是實錄不是、沒人敢斷定、又怎能把他作爲考據底目標？不過拿陳鳳石所說底『孟子自言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底話、和孟子死底年歲、並下文孟子遊梁底年歲、合起來推算；孟子底生年、雖不敢一定照「三遷志」上說在烈王四年、然也相差不上五六年的。

(三)孟子行跡底編定。要知孟子先遊那一國、後走那一國、在那一國去了幾趟；先得把他底行跡底年代考準、再來編定。這裏頭頂麻煩的、就是孟子那一年入梁底問題、各家說的都不一樣。祇要把這問題確定了、別的到很容易解決。

(甲)孟子赴梁底時代。「史記魏世家」上說：『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顧炎武江愼修均謂非是。閻氏曾說：『孟子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七篇中梁事不多故也。』但還不如後來林春溥任啓運說底精確。林任都認「史記」有誤、「通鑑」也不可靠、那明許謙十八年在梁底話、暗中就被駁倒了。不過林指定入梁在惠王後元十四年、任指定在十五年、這一年底相差到沒什麼關係、反正總在這幾年裏頭的。林春溥說：

「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七年孟子至梁。今以七篇證之、殊誤。孟子時年三十七、而惠王稱之曰叟、不合一也。惠王時未稱王、而孟子稱之曰王、不合二也。時梁未南辱於楚、即喪地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不合三也。按「竹書紀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自由又十七年乃薨。』據此則襄王九年獻上郡十五縣以謝秦者、實惠王之後元八年、所謂喪地七百里是也。襄王十四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實惠王之後元十三年、所謂南辱于楚是也 其明年秦復伐魏、取曲沃平周、而「新論載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則孟子至梁、當在是年。(時公孫衍張儀俱在魏、二人互相傾軋、故有對景大夫說、亦一證也。)又二年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此其確然可證者也。史公未考惠王有改元之事、故不得不槩孟子至梁於三十五年、致種種不合。「通鑑」既從「竹書」、以正其失、而仍從史至魏之年、直至襄王即位、敘孟子見梁襄王語、竟似孟子在魏十八年之久、則猶未免襲誤耳。 (閒道集年表註)

關於『惠王時未稱王、而孟子稱之曰王、不合二也。』一段、好像是許謙駁倒底話。其實不然。原來許謙說道：

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之耳。 (讀孟子叢說首章)

古人問答底言辭、抄在書上、全是一種紀實底作用、和謚法追稱不同。許謙不明白 個道理、所以纔有這樣附會底話兒、和林說不生絲毫影響的。至於任啓運駁史記底話、也有根據；幷錄于下：

按「史」稱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誤也。「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十七年、遂以後元即屬之襄王；而以襄王在位之年爲哀王。不知梁無哀王、其所稱哀王、乃襄字之誤也。若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年即去、是時梁未嘗南辱于楚；即喪地於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若孟子至襄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不應與惠王問答止五章；且道不行、而淹留若此之久也。且如其說、則齊人築薛時(顯王四十六年)、孟子至梁、何緣有與文公問答語？蓋史不知惠王有後元十七年、而但屬之襄王之前二年、故誤也。 (孟子考略)

這以外還有一個證據、就是梁惠王稱孟子爲叟底道理。陳鳳石說得有：『孟子至梁、當在是年——後元十五年——；以此時孟子年已五十二矣、故王稱孟子曰叟。趙注：叟、長老之稱、猶父也。若以三十三年乙酉計之、孟子年僅三十七；惠王年長以倍而父之乎？』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任兆麟「孟子時事略云」、孟經國「孟子年表」都引爲根據了。但是閻若璩把後元入梁底事實、沒有弄清、根本上有了錯誤；反寫出一篇妙文、還說「史記」可信、其實仔細看來、的確是任啓運等底主張底頂好底反證。無妨把他附寫在這裏：

「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中、三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申、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久淹于梁如是耶？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後至梁耶？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往見耶？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譏議之耶？——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于梁耶？』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 (孟子生卒年月考)

(乙)孟子遊歷底次序。這裏頭最大底爭執、就是先遊齊嗎？先遊梁嗎？司馬遷作「史記」、趙岐作「孟子題辭」、朱子作「孟子傳略」、曹子升作「孟子譜」、都說先齊後梁。這都是悞於孟子入梁底年代、就有次序上底不確。孟經國「閒道集」上有一段話駁得乾脆淋漓、把他錄出來：

……惟「通鑑」則先遊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竊以「孟子」本書觀之：篇首即載梁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與人云云、自此以下十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梁後齊、較然可知。江愼修曰：『「史記」齊威王宣王湣王之年皆有錯誤、宣王侵威王之年、湣王侵宣王之年、故誤謂孟子先遊齊。』洵不刊之論也。

(未完)

第一步、應該先有大小的觀念。現在好模型較原物的大小往往有一定的比例。既然知道模型大小的比例、可使學生先去量模型。知道模型的大小、於是再去推想實在的大小。推想所得的結果。應該用最淺近的話表示出來、—如長同鉛筆一樣、高同教棹一樣之類。假使模型很大、學生就不易量他。但是無論如何、總要有意的去試他一下、而且亦要用淺近的話表示出來、—如比學舍高十倍、比較園廣五倍之類。至於圖畫的大小、比模型不同、有時在圖上前面的人、比在後面五層樓屋高得多。用尺去量、是不對的。這種地方我們必先使學生、先去推想人的長短、同五層樓屋的高低、那就對於人屋高下、有了正確觀念了。

大小觀念、看起來好像容易獲得。但是做教員的、亦不能不注意的。美國某地有一個小學生說：「牛的大小、同鼠一樣。因爲他在書上所見的牛鼠圖畫、是一樣大小的、而且他只見過眞鼠、沒有見過眞牛、所以他的話、自以爲一些不錯的。實在說起來、大小的推想、是不十分容易的事。同教室一樣大小的物件、還可以得其大概。若是比教室大十倍的東西、那就模糊了。卽使數目的比例亦不容易引起一定的印像。好在普通教室中、對於數目的確實比例、不是十分必要的。

既然有了大小的觀念、於是令學生去觀察模型或圖畫的各細點。教員應該說明看圖型是看「實在的

東西、」不是僅看圖型自己。看完之後、並要報告。少年學生細察圖型、往往看不出什麼來、所以教員應該常用問題去引起他的觀察力。但是問的時候、當以養成學生思索能力爲目的。

既將模型同圖畫變成了一種實在的東西、我們用他們來幫助歷史的目的就算達到了。但是另外還有種種目的同功用、不能不注意的。「眞實」的觀念、固然要緊、「眞實」二字、不能不加以解釋的。所謂「眞實」、是觀念、不是印象。模型同圖畫、不但用以激起想像、並應用以激起理想。觀察、解剖、比較、分類、同溝通、均應同時並進的。

假使我們去研究一座羅馬居室的模型：先要注意他的大小比例。說明比教室爲大或是小。再看他是城中的、還是鄉下的。假使是城中的、有什麼特點？因爲屋前有旁道同石砌的大街。又見屋的另一面、亦有一條大街、就知道這座屋是兩面臨街的屋。再看他的墻、是用什麼材料造的。第一層屋是沒有窗子的、日光從何處透入呢？使從大門看進去、屋內光線足不足。看他屋頂、用什麼材料、斜度怎麼樣。我們看見二個長方形的天窗。從一個天窗看下去、下面有一個花石砌成的池子。從第一個看下去、下面有一個花園、四周有Doric式的走廊。將屋頂拆去、看看內部結構如何。好像分爲兩部分。兩部分如何溝通的呢？

圖書館登錄室第一部布告

※下列雜誌上星期到館※

名	編 卷	號	總號	出版月	出版日	册數
教育雜誌	12	8		8	20	1
The Shanghai Gazette	3	208-211		9	7-10	4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	1-2		6		1
Canadian Nation	2	1-2		7-8		2
Monthly Metorological Bulletin				7		1
The Far Eastern Review	16	9		9		1
Millard's Review	14	2		9	11	1
La Politique de Pekin	7	37		9	12	1
新潮	2	4		9		2
The World to-Morrow	3	8		8		1
The Independent	103	3730-3		7-8		2
The Century	100	4		8		1
Soviet Russia	3	4		7	24	1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151	6		1
The Dial	69	2		8		1
The Socialist Review	9	3		8		1
The Times Weekly Edition	45	2274		7	30	1
Daily News			23191-23205	7	16-29	9
Daily Herald			403-413	7	16-28	8
Truth	88	2280		7	28	1
The New Republic	23	295-8		7-8		3
A Test of the News (A Supplement to the New Republic 4, 8, 1920)	23	296		8	4	1
Common Sense	9	4		7	24	1
Public Opinion	118	3065		7	23	1
Labour Leader	17	30		7	22	1
Land and Water			3038	7	29	1

●平民教育講演團特別啓事